



冠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之十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同 周之炯靜專 同
同 周之燦星若 同
日本石川鴻齋 標記

漢紀

太祖高皇帝

綱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

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

十二月圍籍垓該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書王不書法漢何漢

劉屏山曰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橫船待請羽急渡羽不渡

漢高皇帝

期會 彭越 韓信 不至

乃戰於彭越。是時漢籍前書計項籍則足以名其為賊矣。不必書誅可也。明羽千金邑萬戶。等長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曰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壘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問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

漢軍 四面 皆楚 歌

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兵披靡。使羽盡用其眾。決於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未得脫也。及田父所給陷於大澤中。羽知人心不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

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即壽州。見上卷十三。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枕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音。追闕音。闕歌終也。

此羽所以戰死也

騎直也。夜潰。會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西南和州城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臺上聲。欺也。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城北。亭長。見入卷十。上檝以船待。檝附也。檝船附船著岸也。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

項羽不渡烏江

魯城絃誦之聲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山名在東阿縣。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也。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

漢王將之能

丁南湖曰 觀入者因 小可以知 其大舉一 可以推其 餘彼淮陰 侯之立志 也不忍孤 漂母一飯 之患寧忍 負漢家千 乘之封不 忍殺舊讎 之惡豈豈 忍赦大恩 之明主鳴 呼淮陰其 可哀乎

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 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綱王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明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

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

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而

又復改封略無二毫平之意則綱春正月更立齊

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綱春正月更立齊

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綱韓信至楚召漂母

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漂母少

卷綱二月王即皇帝位法書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

六矣立為皇帝發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

不宜立者也綱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

始即尊綱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

位於汜汜水在山東兗州之陽綱帝西都洛陽今河南

洛陽縣綱夏五月兵罷歸家法書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

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註音光武

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註音見二

十卷二十銷兵器見四卷十二綱置酒南宮法書置酒何以

三毀兵仗見四十卷十二綱置酒南宮法書置酒何以

也綱置酒洛陽南宮在洛陽縣東北上曰吾所以有天下

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

兵罷

丁南湖曰 凡言不如 某者在君 子則為讓 在小人則 為忌高帝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

之不如此
傑蓋感其
大功而讓
焉者也惜
乎讓非真
讓特假此
以取天下
耳天下既
得而忘心
烈如火矣
於是良也
去何也獄
而信也族
然則三不
如者其三
大費矣乎

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綱**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目**田橫見上卷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名，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

三著
皆人
傑

田橫
不肯
漢

田橫
客

丁南湖曰：田橫之自殺，蓋國君社稷之

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轉去聲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府西廐置置馬以傳驛處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鄒商兄食其，與其弟鄒商並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捧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去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綱**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目**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以財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漢高帝

漢高帝

五

義也其客
之自殺蓋
人臣與君
同歟之義
也而致堂
乃譏其不
事高祖是
欲其君為
晉懷臣為
馮道何以
勸後世之
節義耶

三族布乃髡坤鉗度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魯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買而置之田舍身之洛陽
見滕公夏侯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
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
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
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楚本平之墓見四卷也滕
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
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遂窘帝彭城今江南西短兵
接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長兵帝急顧謂丁公曰兩
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

賢豈相見阨哉兩賢丁公與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
以徇行示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
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角逐之
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
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
二心以微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
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
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哉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書賜姓
始亂宗屬矣目齊人婁敬戍邊日戍隴西今陝西過
書賜姓始此

漢高帝

車敬

方天台曰漢高帝以

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以

關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謂關中秦都也被山帶河

拏亢

以少休矣

萬之衆可具此亦拏厄天下之亢音剛而拏其背也

拏

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關東也

奉宗廟百

秦關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

夫敬徒譎

成皇今河南開封府西有澗池今河南河南府澗池縣倍同河

之賤夫耳

向洛二水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

金城

論國之大

事帝即日

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

下詔與之

姓劉氏

俱西屈天

致堂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

絕世之威

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

張良

後世不以

網張良謝病辟除也穀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

子孫果安

綱目之意微矣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導引氣

漢高帝

高帝之才 非能遠過 於人智非 能慮事而 皆中也其 不可及者 有容人之 量耳 袁了凡曰 宋廬陵羅 大經曰張 子房蓋俠 士之知義 策士之知 幾者要非 儒者也故 蚤年頗似 荆軻晚歲

命其和引 體欲其柔 不食穀曰 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 愛萬金之 資為韓報 讎彊秦天 下振動見 八卷六今 以三寸舌 為帝 者師封萬 戶侯此布 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 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 子古仙遊 耳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綱秋七月趙王張耳卒目子教嗣教尚帝長女魯元

頗似魯仲 連按尚論 子房者多 矣予竊以 羅之言為 然

公主為后綱後九月治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

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韓信之國人不以其反綱目

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目楚

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

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阮鏗豎汝子耳帝默然又

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

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促之戰也

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澤名在湖

陳平 諱 平

漢高帝

遊雲

果若人言

高屋

廣德安府 會諸侯於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陳楚之西界信聞

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

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

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也劇微言見上卷狡兔死走狗烹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見四卷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遂械繫以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

中定都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上聲瓴水水概

陳龍川曰高祖得天
詐之計盡
出於陳平
施於項羽
紛爭時猶
可也其可

施於君臣
之問乎使
韓信有友
心尚不可
為而信未
有友心也
然則功臣
孰不自疑
乎

譬其向也夫齊今山東東有琅邪山名在青州即

墨縣名濱海屬之饒南有泰山在山東濟南之固西

有濁河黃河之限趙故曰限北有渤海海旁出為渤

清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今江

安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同

羞與絳絳侯灌灌嬰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

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多多益善

漢高帝

高帝將善

功狗功人

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見八卷非人力也。綱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剖分也。符見七卷。九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始封功臣。鄼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

陳平

本不背

陳潛室曰：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蓋由懲戒不素，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

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與上會。留見八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去聲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開封府杞縣西北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見上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綱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徵時外為齊王。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故也。

唐仲友曰古之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所謂以入爲形勝者也秦不師古以天下而自私其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弊天封同姓以制異姓宜若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大夫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之變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音七國之變

見十二卷十七

丁南湖曰
聖人立法
惟以合天
理順人情
耳法外之
弊聖人所
不計也封
建之法廢
於嬴秦而
行於漢祖
是亦復古
之一機也
夫何仲友
特以七國

綱以曹參爲齊相國書齊相何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殊參聞膠西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蓋蛤公善治黃老黃帝老子言使人請之蓋公爲去聲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綱

諸將
坐沙
中語

之禍而禍
之噫率後
世而非聖
法者皆仲
友輩爲之
也

更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治大同府馬邑

縣綱封雍齒爲什方侯目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見八卷九望見諸將

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

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

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陛

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

有故怨數朔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

綱

漢高帝

一

雍齒 尚為 侯

張良 因事 納忠

唐仲友曰：人但知子房為雍齒，言不知其為救靈夢之失。

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今四川成都府什邡縣侯。而急趣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音觖音厥。觖望，可謂善諫矣。註音猶言怨望也。

綱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書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註音卓曹操劉裕。目詔定元功十者四，惟蕭何得書賜。目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

蕭何 萬世 之功

陳潛室曰：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

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調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遺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現糧，何轉陸漕運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乃封千秋為安平，今直隸真定侯綱帝歸櫟陽，見上綱夏五月，尊太

公為太上皇。書法追尊先妣亦不過日夫人又踰年而

迎門

其位愈下
何故曰漢
封功臣其
盟誓之辭
曰非軍功
不侯於軍
功中又三
事最重一
曰從起豐
沛二曰從
入關中破
秦三曰從
定三秦十
八侯位次
全論此三
事良平皆
後附所以
不在此數

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音嫚音母稱也目上五日
之尊親反後於始皇矣註始皇見八卷二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平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
後上朝太公擁持也筆也掃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
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綱秋匈奴寇邊圍
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目初匈奴畏秦北徙見八及
秦滅復稍南渡河單蟬于猶漢言頭曼瞞有太子曰
冒墨頓特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

叔孫

又良平皆
帷幄謀議
不履行陳
所以諸軍
功者率在
先

受自立悉復蒙恬見同所奪故地控引弦之士三十
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見上信使使求和解漢
疑信有二心使人讓責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
奴遂攻太原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綱令博士叔孫通
起朝儀目帝悉去上秦苛何細也繁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召魯諸生
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
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

漢高帝

漢高帝

丘瓊山曰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都郁乎文者也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命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菽。最本作菹。引索為綿。立表為菽。謂以茅蒔植地。以索牽之。為纂位尊卑。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龜山楊氏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

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為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

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

綱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曰長樂宮

見上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也。平且謁者受事之

官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向衛官依同陞升

階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見下

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

恐肅敬禮畢置法酒飲之至醉也。不諸侍坐者皆俯

漢高帝十四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叔孫生器小

於當時以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抑首以次起上壽上酒日稱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掌禮儀祭祀之官初秦悉內納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

以諸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浚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綱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目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上聞冒頓居代谷在山西大同府蔚州使人覘諂平去窺視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現老弱羸畜休也去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即婁敬往使未還悉兵二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如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上怒

張南軒曰高皇帝平生好謀能聽鮮有誤者至此輕信十輩之言

蓋由急於

功利遂欲

邀功遠與

此念既萌

利害倒置

故十輩之

言得以入

之雖以專

敬之忠交

怒其言

沮軍也是

故為人主

者當端其

一心勿以

小功微利

自惑其聰

明則臣下

是非之言

罵曰齊虜敬齊人

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故城在山西太原府代州遂先至平城今大同府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

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

諫厚遺去聲闕煙氏戎猶漢冒頓乃解圍去史記陳平祕計

世莫得聞集覽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闕氏言

漢有此美女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漢

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依集覽則計非祕矣漢

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號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今直隸保定府完縣侯平

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史記陳平凡六出奇計奇計或

頗祕世莫能聞也集覽請相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

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

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五也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

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

易敵復諫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長兵厭功不

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

之能取天下也本於彭城之敗而其註音咸陽懷安

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其

見入卷三一彭城驕從而敗見上卷十二

陳平

可以坐照
而挾功利
之說者亦
無隙可乘
矣

高帝
白登
之圍
陳平
祕計

蓋由急於
功利遂欲
邀功遠與
此念既萌
利害倒置
故十輩之
言得以入
之雖以專
敬之忠交
怒其言
沮軍也是
故為人主
者當端其
一心勿以
小功微利
自惑其聰
明則臣下
是非之言

奇計

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史記陳平凡六出奇計奇計或

頗祕世莫能聞也集覽請相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

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

今解白登之圍六也依集覽則計何奇焉五也

朱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

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

易敵復諫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長兵厭功不

輕動妄作以禍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

之能取天下也本於彭城之敗而其

能守天下也則自夫白登之圍其

陳平

丁南湖曰

陳平自云

我多陰謀

是道家之

所禁吾世

即廢亦已

矣終不能

復起以吾

多陰禍也

觀其六出

奇計頗秘

世莫得聞

誠謂之陰

謀而實陰

禍所伏然

高祖功臣

君子之大道計雖奇何足貴哉他日呂后問以
身後之事高祖獨舉陵勃而不及平素有以窺
其心術之註音呂后問身後事見下卷三十一呂
不正矣註音呂后問身後事見下三十一

綱十二月還至趙法書至危也目上還過趙趙王教見上

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

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弱也孱王

也乃說王請殺之教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

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去聲出言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何洿汗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去聲耳綱

蕭治未嘗

惟平實貴
悠久而且
得今終其
國亦三傳
而後絕
非幸哉

匈奴寇代今山西大代王喜帝棄國自歸立子如意

戚夫人所生為代王綱春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法書長

樂宮嘗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目上

至長安今陝西西安蕭何治未央宮在長安縣西北

詩夜未央勤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擾亂數

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

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平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見

徙都之

漢高帝

漢高帝

十七

此蕭何深

遣劉敬使匈奴

朱沛國曰：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日令後世賢師吾儉，今其為國獨以侈示之，是分家國為二，不以待其子孫者而望其君之後世也。柏梁建章之作，比未央不，知幾倍安在乎。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其意深矣。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關中之意，又不欲帝窺其秘也。乃假為是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何之意，不欲明言，又不欲不言，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樂都關中也。

綱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直隸真定府真定縣。

目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貫高等

壁入於廁。次中。置入於廁壁之中。上欲宿，心動而去。

綱 十二月，還宮。

綱 癸卯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書謹始也。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

目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定根本以堅帝意。此劉元城陳潛室之論，深也。有取於何也。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見上殺父妻，聲母，遂妻其母。鏑音的，矢鋒鏃。以

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以適長公主。天子女。

周制，天子嫁女，諸侯至尊，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

主之，故謂之公主。後代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

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見上。生子必為太子。冒

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見上。可無戰以漸

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名為長

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
龜山楊氏曰：婁敬之說何其謬也。夫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哉。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子。

徙齊 楚大 族 傑 綱

之父乎。然人主厭兵故。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哉。

綱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于關中。目劉敬言。匈奴

河南地。見八卷七。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人馬不帶。一甲日輕騎。

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即關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

齊大姓。楚昭。屈。橘。景。楚三。大姓。莫能與。今關中。見上。少民。北

近匈奴。東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去而臥

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

懷。田。懷與田。齊二大族。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

不征。凡十餘萬口。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目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告者謂非

反背。於是逮捕。逮友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又逮者

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

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

不反者。乃轆轤。咸上車膠致。同轆。轆車車上著板。四

不見膠致。膠密也。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

五。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撈。笞刺。威。刺。撈亦笞也。刺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

貫高 不自王 不反

司馬溫公曰高帝驕

以失臣貴

高恨以公

君使高謀

逆者帝之

綱卷之十一 漢高帝

過也。使教失國者高之罪也。揚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寺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尤死高烏在其為知所處孟

復言廷尉見八卷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薛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侵猶過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見上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自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同亢音剛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曹高舒為雲中守而士爭不塞臨城久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耶

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夫逆秋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綱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綱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見上卷十

綱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皆立廟何綱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諍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吉不便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綱

綱

此難
以口
舌爭

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去聲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故城在直隸河間府獻縣侯呂釋之。疆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起里季。夏黃公。角六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今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其

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喜反。帝自將擊之。目初上以陽夏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戰國魏公子號信陵君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襄鄆。丹。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喜曰。豨不南據邯鄆而阻也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于縣東流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吾知其

袁了凡曰。陳豨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帝曰。是力不足也。守尉亡罪。察矣哉。自秦郡邑天下置守。

綱監易和象 漢高帝 二

尉無守兵之寄故陳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今直隸亡二十城。請誅守尉。郡

勝一舉事而郡邑尾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

解高祖起豐沛熟知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告白於上而見之也。四人封各千戶。以

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

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古人。上曰。吾

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

夷三族。法書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

高帝不愛夫與人空城而責之豨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不亦難也

居后殺信

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目冬大尉見下

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周勃道從太原今山西入代今山西大地。陳豨軍敗

淮陰侯信舍人左右親弟上變告見上陳豨前過趙

代。過辭信。信辟屏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

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

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

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

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臺上聲信入賀。使

之心不言可知非信

故見執其快快無聊

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信有定天

功過
賞罰

此則而不
書亦所以
原其本心
也綱目於
素有心

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見上卷乃
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致堂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
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
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
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許信之罪
各盡其道迎陳見上八自王見上
而無負矣註音卷二七失期見上一

綱帝還至洛陽目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

詔捕徹至上曰若也汝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上怒曰

烹之徹曰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言秦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天下共逐

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

文帝
求遺
賢館

也。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上曰置之。

綱立子恆為代王。綱二月詔郡國求遺賢。書求遺賢何美

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目詔曰蓋聞王

者莫高於周文伯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

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

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

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去聲之駕身自往

陳潛密曰
或問司馬
公言漢之
所以得天
下者大抵
皆韓信之

呂后 殺彭越

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攷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小趙賜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楚積聚項氏敗捷

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則免其官年老瘡病勿遣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法書梁王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責也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戶輒曰往則為去禽擒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名得罪亡徒漢告之上使使下使去聲掩襲梁王囚之洛陽見上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驛逸也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

下 越 彭 越 項 氏

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至洛陽自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去聲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爰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見上卷敗滎陽見上卷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見上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何也細也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自危也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綱夏四月還官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駝為南粵同王目初秦

陸賈 使南

陸賈 說稱

南海郡名治廣州府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廣東惠州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吸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今廣西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見九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說佗命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汝公謂帝自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向使秦

陸賈 新語

丁南湖曰
漢世守成
之功臣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儻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素所未

李西涯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賈啓之也況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辯士目之吾音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竊為賈不平矣

綱帝有疾目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河南南陽侯樊噲排推開闥宮中直入

相國 直入

計布三蘇公

大臣隨之上。獨枕去聲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今江南徐州豐縣沛縣，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敗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見入乎。帝笑而起。綱秋七月，淮南見上卷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目初，淮陰侯死，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

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去聲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吸。號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見上卷之粟，塞成臯見上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故城在江南，歸重輜於越，越地身居長沙今湖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見入卷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

袁了凡曰：漢欲使太子擊黥布而四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

同治九年八月

還則從此受禍此即

徐子之言

與徒以利

害言之不

若克之正

長沙

王誘

士之流高

可肩魯仲

連耳謂其

有王佐才

未也

能來淮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

死擊楚楚敗遂引兵西賈帝弟交

綱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

長沙王臣誘而誅之法書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

於誘矣書長沙發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

王臣正其功也明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

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

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註音涇渭

甚上望其置陳陣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

通復其民

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

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綱帝

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預書特書也其特

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

春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啓之也而世世

又甚矣註音復春陵見二十卷十七復南頓見

還過沛今江南徐州沛縣畱置酒沛宮在沛縣悉召故人父

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筑竹

瑟而大頭以竹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

大風

袁了凡曰高帝破布還沛置酒沛宮因大

以太
率詞
孔子

風作歌思
猛去甚矣
帝之不借
也猛士可
使守將
不友矣布
及也帝且
躬萬乘
天下勁兵
僅乃殛之
尚不自艾
而猛士思
乎文中子
云大風歌
其伯心之
存乎秋風
解其悔心
之萌乎蓋

泣數行。杭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
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
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以其賦稅供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謂復除其賦役。綱太尉周勃誅陳豨。
定代地。綱立兒子濞。為吳王。目更以荆為吳國。濞
喜。帝之子也。綱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牛日。書
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
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阮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
不事詩書之資。方被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
此。至以太牢祠焉。帝亦有太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
道之重。實自此。發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
始特書美之。明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

叔孫
通諫
子易太

亦謂帝雄
伯之心老
而不衰曾
不如迺孫
之知悔也

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
詩書。阮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
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
啻朽蠹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恹恹
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
在於此。註音。柄音瑞。鑿音曹。去聲。恹音孔。總。溺冠。見
九辨。圓柄而方鑿。今吾固知鈕。鈕而
難入。恹恹不暇也。鈕音阻。語。綱遂還宮。目上
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
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見四卷。秦以
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見八卷。今必
欲廢適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吾

綱鑑易知錄

漢高帝

四人

袁了凡曰。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計之日。韓彭立功之秋。後為子房一呼而即至。異哉。前後之不同也。余以子房所呼者。老人之賢者也。漢

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雷侯所招四人者從。見上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見同。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

羽翼

祖穆見以。為真而謂。太子之羽。翼遂成漢

翼已成。難動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雷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下蕭

何廷尉獄。引其不殺。志於物何。且罵乎向。必其不輕。太子見能。以帝慢侮。而匿今從。子避乎向。今肯從其。為其父用。不然向不。有覺者耳。廷諸人問。翼遂成漢

致堂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諫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詐。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音。首止之盟。見四卷七。納約自牖。易坎事云。註卦六四。交辭。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庸室之所以受明者。言人臣進言納諫。不可直遂。惟就所明。以通所蔽。如不自戶而自牖也。網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放出之。書美改過也。明公

王衛尉

漢廷之四
人果為商
何

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豎汝金而為之。請吾苑以

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如金壁書
幣而來乎
天惟其有
可疑者三
余是以知
西人者必
不肯出謂
王衛尉

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

之上。者也。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

亦可也。械繫而目。蕭何以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地陝

上林苑。名在西安。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

藁。禾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卷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史失其名。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

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豎汝金而為之。請吾苑以

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樊噲 周勃 代將 樊噲 軍

樊噲 周勃 代將 樊噲 軍

人之金乎。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

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

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綱燕王綰。虛謀反。春二

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綱詔陳

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去。噲詣長安。目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天子

日晏駕。蓋臣子之心。猶欲以兵誅趙王如意。見上之

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見上之

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馳傳車載勃。代噲將。至軍。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

幸了凡曰
帝命平勃
即軍中斬
噲二人乃
囚而致之
上堂將乞
噲須吏亡
死寧忤帝
旨者蓋狀
下之對察
帝甚親知
帝病必不
起政自呂
氏出即執
以歸上上
在幸自誅
之則手刃
噲者非我

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嬖女弟名嬖之夫。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見八卷三召噲。反接反縛載檻同轎車。見上。傳驛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綱夏四月。帝崩。目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也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因名盧醫。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撞

必勤

也有如官
車一日晏
駕而噲得
以進其誅
則為德於
呂氏豈有
涯哉此平
之誦也故
當是時帝
儼然在而
兩人者固
輸情於他
族矣况萬
歲哉
班固贊曰
漢高本係
出自唐帝
降及于周

慙也。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汝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見上綱盧綰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天子葬地。日陵。目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八卷三二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次謂第其輕重也。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攬秦法。作律九章。攬音均。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張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十四

漢高帝 三十一

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蓋太上皇父也更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又與功臣剖符見上作誓剖符使世襲其爵而誓之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爰及苗裔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金匱石室金匱猶金滕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匱其中○金滕藏之宗廟使與國雖日不暇給規模弘見二卷三一遠矣○綱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冠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

註冠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一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同 周之炯靜專 同
同 周之燦星若 同
日本石川鴻齋 標記

漢紀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歲而崩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綱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目太后令求巷宮中獄名永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囚戚夫人

令春充○使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見上卷曰高

綱目斷曰牝鷄司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

帝至性

人屍

預事是以
淮陰之失
特書后殺
以見履霜
之漸如意
之失蓋惠
帝即位之
初爾綱目
特揭太后
書之者所
以見呂氏
傾覆之禍
已肇於此
固不俟他
日臨朝而
後見也

帝屬

祝也

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

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

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諫也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朕去聲亦作鴆

毒鳥以其毛瀝飲之遂斷短戚夫人手足去聲眼

輝熏耳以藥熏之飲瘖因也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屍

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

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

淫樂不聽政

孝惠未知大義

兩龍見陵井中

司馬溫公曰為入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綱戊申二年冬十月齊王肥見上來朝目齊悼惠王

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醪

上見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捧也之齊王大

恐出獻城陽郡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莒州為魯元公主湯沐邑見上

卷二乃得歸綱春正月兩龍見現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井

中綱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地震綱夏旱綱秋七月相國鄭侯

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法書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

恒辭也。惟不書。官者為貶之。目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

矣。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

治垣。員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

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促治行裝。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後來相齊者。參曰。以齊獄市

為寄。慎勿擾也。擾。寄託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

曰。獄市所以并容。并。包納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

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

曹參

蕭何之勲

爛焉與

大散且生

爭烈稱周

勃之安劉

氏雖伊尹

周公何以

加昔人云

曹參

日夜

飲醇

謂珉為玉

既不知玉

亦不知珉

若太史公

真可謂兩

失之也

楊龜山曰

曹參可謂

能克己者

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耕一遵何約束。擇吏

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釀厚。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

有言參。輒飲。去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質為中大夫。帝怪參不

治事。使宙私問之。參怒。答宙曰。趣促入侍。天下事非

若也。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責參曰。乃彼也。者。我使

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百姓乃以清淨無為為事

曹參養家之風

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

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明也。若畫一。齊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綱已酉三年春與匈奴和親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盧璘曰。相天下者。立法易而守法難。曹參一遵何之約。束除吏為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其養成。漢家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秦誓稱。斷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帝非創焉耳。目匈奴冒頓見上卷方彊為書遺去高

李布

董

后辭極褻嫚。慢。冒頓書云。兩主不樂。無高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去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五。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也。亦傷也。甫起而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欺也。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綱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法書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

民

除挾書律 立原廟

恆辭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目**后帝姊魯元公主卷七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綱**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復除其**綱**三月。帝冠**綱**除挾書律。法書書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綱**立原廟。法書也。叔孫通成之。明太廟則原廟果何為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哉。直筆書之。**目**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此數朔。蹕必。顏古之聖王。其失自見。天子出則稱警。示戒肅也。入則言蹕。止。煩民乃築複道。見八。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在高寢。每月備法駕一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

宜陽 兩血 桃李 冬華

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無耻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

復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於渭水名在西北。衣冠月出。今又再立故名。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裴駘曰。原廟之

作始於惠帝。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日人君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綱宜陽。今河南河南。去聲。血。法書大異。

綱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東實。法書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東實異之異矣。

漢惠帝

張良

曹參

曹參酒於
酒陳平滿
於酒與婦
人其皆有
不得已乎
其憂慮深
其道風其
當呂氏之
際平良也
辟世故引
而立於潔
參平避事

綱夏大旱。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

綱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

相。綱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明之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

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

則知子房托於神仙之意。略然音司馬氏見。綱以周

勃為太尉。日丞相日太尉。法書日食三朝大變也。書

綱癸丑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正月朔日食始此。綱

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綱夏五月日食既。

遂昌尹氏日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

呂台

故推而納
諸河大神
仙為高尚
所託而公
率非優游
之司故易
曰肥遯吉
無不利余
以是軒留
侯焉

有美神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
中地震夏早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暴實至是
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
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
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
戒之意切矣。綱日書法之旨明矣。

綱秋八月帝崩。

班固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

綱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明師所繫甚重。趙

不危哉。綱日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

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目帝崩太后哭泣不

止。張良孫辟疆為侍中。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

綱蓋易口象

漢惠帝

趙雪航曰
歷代婦人
竊弄國柄
自呂后始

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漢衛宮之兵
城之北軍。謂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
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綱**九月葬安陵。在西安府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法書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
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某
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書太子。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
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正統。正統。初。太后
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註音見下**目**初。太后
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
即位。

高皇后呂氏。名雉。惠帝崩。少帝立。后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歲。

王陵
守白
馬之
盟

北鷄晨鳴
為萬世戒
惠帝慈祥
仁厚之主
披其虧損
聖德使納
甥女為后
亂夫婦之
大倫召帝
觀人塚駭
而成疾竟
至不起絕
母子之恩
義竊借天
位擅王諸
呂誅殺劉
氏子孫龍
幸嘗食其

綱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法書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
人以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
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
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正統。大書。見。七。卷。**綱**冬。
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
異其基。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呂太后議欲立
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明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也。平勃曰。始與
高帝。嘽。歎。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漢高后

而弗耻穢
德真漢室
之罪人也
高帝創業
垂統之君
使於建國
之初立其
典章貽戒
後世母后
不得臨朝
婦人不得
預政著為
一代之法
令則呂氏
必不敢起
人臣之義
以陵執政
之心為正
得政大心
以為力爭

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
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
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
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
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見上卷。乃抵堯罪。任
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
伊川程氏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
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故承順而不諫。直
亦畏死耳。平後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功
讓能。只欲令勃先試難也。其諫甚拙。其後成功
亦幸耳。如人臣之
義當以陵為正。

桃李
安帝之關
帝之鄧后
之寶后和
之世章帝
中衰東漢
篡位漢祚
以致王莽
王氏臨朝
孝元太后
孝平初立
於後世至
為使流弊
矣。失此不

矣。失此不
為使流弊
於後世至
孝平初立
孝元太后
王氏臨朝
以致王莽
篡位漢祚
中衰東漢
之世章帝
之寶后和
帝之鄧后
安帝之關
桃李
秋華
地崩
山崩

致堂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
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
全社稷。定劉氏之功。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
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
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幾易。他
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
綱夏四月。立張偃為魯王。張下**綱**封山朝武為列侯。
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山朝武三侯**綱**皆太
后所名。孝惠子也。**綱**立呂台為呂王。劉齊之濟南**綱**
秋。桃李華。

綱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綱**春正月。地震。武都
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山崩。**綱**夏五月。太后封齊王。悼惠弟通鑑
王肥作子

漢高后

劉章

專政寔自
呂后之發
端故後世
皆效尤也

八銖

婦人

綱錄身知金

卷十一

本

章為朱虛臨朐縣在山東青州府侯令入宿衛法書宿衛

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衛綱六月

晦日食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綱行八銖殊錢二

十四分法書錢幣綱太后立山為恆山王更名義

兩之一法始此綱丙辰年夏江漢見三五八水溢綱秋星晝見現綱伊

洛汝水溢伊洛二水在河南汝寧府

綱丁巳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嬰為臨光侯法書婦人

終綱日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綱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恆

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恆山王

綱戊午年春南越王佗見上卷反目有司請禁南越

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見上卷計欲倚中

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

攻長沙今湖廣長沙府敗數縣而去

綱己未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綱庚申年春正月日食晝晦二月太后徙梁王恢

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綱秋七月趙王恢自殺太后

立呂祿為趙王目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

五分

綱益少口承

漢高后

劉章耕田歌

丁南湖曰齊悼惠王者高帝之第二子而燕居劉章者則

后酖見上殺之主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恆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穡密記也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嘗燕居深念

深念

王之第二子也章之妻即祿之女而章不以私情奪其義氣壯哉高帝之慈孫矣奈何文帝照其功薄其封而致令天覺也惜哉

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素也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周勃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龜山楊氏曰予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兔而成功亦幸而已
雪航趙氏曰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遊雲夢之類此市井攘利之為而非君

陳平 漢初 罪魁

丁南湖曰 呂后明殺 趙王而趙 王陰殺呂

于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陵
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端居深念殊無一
策匡救昔日奇詐大言皆虛誕矣幸得陸賈之
教交驩周勃向使鄺寄不可使祿產不解兵豈
不危乎勃幸得其兵諸呂就僂平亦竊安漢之
功先儒謂漢之所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對
文帝言宰相之職又以大言勝周勃豈真有
陰陽順四時之道哉四明黃氏言平為漢初罪
魁豈不誣六出奇計見上卷十
然乎 誣六對文帝見下十七

綱九月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見上

綱辛酉年夏江漢水溢見上 綱秋七月太后崩遺詔

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自初太后

祓弗還祓除去宿垢謂之祓除不祥過軹止道在西安府

后施報之 道若此其 嚴且速耶 按后之罪 有五滅劉 宗也王諸 呂也私食 其三也戮 妃嬪四也 醢將相五 也小可馬 也之曰禍 益斯驗蒼 矣夫

城見物如蒼犬來擗棘持也掖之問上之云趙王如意

一見上為祟歲日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

居北軍產居南軍南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

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綱齊王襄發

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

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

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

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

列嬰於齊予嬰也 綱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

劉章告齊王發兵誅諸呂

鄒寄給說呂祿

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今山東濟南府遺去聲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以力之商令寄給臺上聲說稅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

楊龜山曰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

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他人子名弘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祝也太尉請梁王呂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去聲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猶豫見九卷二八未決九月平陽侯宙質曹參子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宗告產且趣促產急入宮宙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見八卷三矯內納勃北軍復命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

軍中

功不足以贖其罪也

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于得無非望乎其費發與

劉章

否非所論也

劉章

老了凡曰勃令軍中左祖非有所觀望於其間此勃之術也呂東萊曰軍中忿呂氏

右祖但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然尚有南軍

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命密告衛尉

母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

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

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

去聲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就謁者同因節信

馳斬長樂宮名見上四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

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

張偃見上八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漢高后

而思劉氏不待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祖所以發其忠憤而為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祖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中亦皆瞻落神統無能為矣故曰此勃之術也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謹存君親可也致堂胡氏曰太尉左祖之命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祖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綱諸大臣迎立代王恆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法書呂后無母道也后則曷為無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所以絕之於文帝也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高后 十三

母往

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貫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山今西大同府蘇州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其境土交接若犬牙不相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磐大石也。荀子國安于磐石。天下服其彊二矣。除

大王勿疑

願請

至者非也

胡致堂曰。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叙討諸

秦苛。何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見上。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去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王乃命昌參乘。卷十六。武等六人乘傳。見上。詣長安。漢都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至渭橋。橋跨渭水。上在城外。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開闕。請空闕處語。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底而議。

昌一折之
私款耳宋
之功以伸
昌迎代王
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
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

等皆再拜言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向讓者三

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故城在山東登侯興

居請除宮本紀作清宮乃與太僕滕公夏侯八宮載少帝

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見上卷夜拜宋昌為

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上聲殿

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至前殿夜下

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恆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無嗣

呂后崩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歲而崩諡法慈惠愛人曰文。漢興
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
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
百幾至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也

綱壬戌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

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雌明發

諸呂之誅綱日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

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

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

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

稔成大呂氏之禍綱日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
過者大有所觀之則知二人之為有功即後所書觀之
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所固自曉然於書法之
間此功賞註音稔音忍庭音聽○逕庭隔遠
之斷案也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 陳平謝

此功
斷案

漢文帝
漢文帝

論袁盎

除收

呂東萊曰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

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也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綱十二月除收掣相坐去聲律令綱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

坐律

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發於中心非好名也

據

凌約言曰自秦殺扶蘇立胡亥天下大亂

法已論平聲而綱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同所坐生也之及為收掣掣妻子也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朕甚不取其除收掣諸相坐律令綱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綱三月立竇氏為皇后綱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綱詔定振窮養老之令綱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

綱鑑易知錄

漢文帝

十一

合四
方母
來獻
于此

漢高蓋目 睹其弊者 乃亦有營 營之惑復 召呂氏之 交漢之不 秦無後哉 幸而有迎 代之謀又 幸而有元 年之詔所 以培西漢 之四
方母
來獻
于此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阡店近邊 於危亡而莫 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 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 哉具為令有司請八十已上十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 加帛絮綱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會出綱令 四方母來獻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亦作旗在 前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屬祝車在後屬 連屬也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吉行日 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

文帝
脩代
來功

五十里師行征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母復來獻綱封宋昌為壯 武侯目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矐洽乃脩代 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致堂胡氏曰文帝脩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 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 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 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註音 三時去年秋九月自代來至 今年夏四月是歷三時矣

丁南湖曰 宰相以用 人為先故 陳平所言 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

陳平
決獄
鈞對

要在使卿大夫各得
任職耳既
各任職則
百姓以親
四夷諸侯
以撫萬物
以遂四時
以順而陰
陽以理矣
惜乎平之
此語得之
聽聞而非
得之學識
是以次序
顛倒徒令
相道之不
明也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十一

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
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見八
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即司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
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
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乃謝病免平專為丞
相綱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書凡使稱名目初隆林慮閩今河南侯竈擊南越
法嘉不辱也趙佗因此以兵
見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見三五

文帝
賜趙
他書

朱子曰平
之所言乃
宰相之體
此之所論
亦是一說
但欲執此
以廢彼則
非也要之
相得其人
則百官各
得其職擇
一戶部尚
書則錢穀
何患不治
而刑部得
入則獄事
亦清平矣

威財物賂遺去閩越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
地西甌今廣東瓊州府駱今安南國交州府役屬焉
皆役屬於南越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讀導二音天子
為裏是為黃屋纛以犛牛尾為之如斗在乘稱制與
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今直隸府者置守邑歲
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真定今直隸府置守邑歲
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賈前使
上卷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
二四於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
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文帝

十一

立。乃者猶言彼時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
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
為寇不止。長沙苦之。見上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
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為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
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去聲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
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

趙化
報文
帝書

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
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猶言會長老夫臣
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
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見上卷二四孝惠皇帝義不忍
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
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
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
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父母墳墓已壞。怪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平聲吏相

尹遂昌曰
帝不用兵
誅討遺使
告諭然化

之臣服有
甚於誅討
之威者以
德化人之

效於是可
觀今即賜
之其卑遜
謙抑之語
温然可掬
畧無一毫
矜夸之意
真足使人
心悅悅誠
服他雖欲
崛強得乎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
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
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
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
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
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矣。

南軒張氏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彼見帝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亦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諱哉。推此一端。忠

名吳公為廷尉

吳公治平第一

薦吳公

信可行於蠻貊也

綱。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大中大夫。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而帝之世二人焉。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自上聞河南

守吳公。其史失治平。均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

見上。吳公薦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

卷二。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耕秦法。帝

謙讓未遑也。

綱。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綱。十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

綱鑑易知錄

漢文帝

詔舉賢良方正之士

黃帝老子

之術方其

剽肉祖上

之時其意

固已遠矣

傾側撥攘

楚魏之間

卒歸帝

常出奇計

救紛糾之

難振國家

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

故矣然平

竟自脫定

宗廟以榮

名終稱賢

至言

賈山

至言

一月以周勃為丞相。綱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明發其要者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為

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

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

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

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

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身我作古

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於冊足為千古

美。目頽陰故城在河南侯嬰灌騎賈山上書曰臣聞

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爛也。滅

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

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

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

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

養力罷疲不能勝升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

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

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天下已潰會而莫之

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

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止 張南軒曰 孝文恭儉 慈仁而實 受言 山乃借秦

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法度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連上聲，駕人以行，日輦受其

峻 賈益 之時故舜 之臣猶以 丹朱戒其 君則山之 借秦不為 過也但其 末復開宴 遊一路則 非所謂陳 善閉邪矣 引却 為醇備矣

引却 為醇備矣

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即今咸寧也上欲西馳下峻阪返中郎將袁盎騎並傍車擊攬攬並依其轡不容馳下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傲幸。今陛下騁六飛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騁六飛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駝。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座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

漢文帝

漢文

人坐

尹遂昌曰人君之德

雖不一然

敬天聽言

乃其要者

今孝文乃

能因日食

之變詔舉

賢良方正

一舉而敬

天聽言求

賢之意皆

在其中書

之於冊足

為千古之

美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

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見上乎上說語

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綱春正月親耕藉田法書耕

重農且恤祀也目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

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待今背本

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天下財產何得

不蹙也竭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

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

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

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丈入聲於本使天下各食其

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循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

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藉

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

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天子三推三綱三月立趙幽

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受以終畝王趙王友為子辟闕壁疆為河閒王朱虛侯章為城

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漢文帝

王揖為梁王。目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

閼今直隸城陽二見上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王。然後立皇

子。張南軒曰有司請王諸子先詔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三代而下亦多見也。綱夏五

月除誹謗妖言法。明發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

廣言路尤謂之誹謗。目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也堯

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誹謗之木堯立誹謗之木慮

善者立於旌下言也。誹謗之木政有關失使言事

者書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

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

賜天下之賢良其餘之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

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

除誹謗妖言法

胡致堂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

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

盡忠深計必凱切君身探未然

賜天下之賢良其餘之

年田租之半

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實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既

目詔曰農夫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

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綱甲子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綱丞相

綰今山西平陽府絳縣侯勃免就國綱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在直隸真定府冀州侯審食其明發

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戕害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救綱初趙

連月而食

以忠諫深計為誹謗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鴛指菌為芝指氛禳為慶雲指電為非災凡賢否是非

文帝仁柔之過

文帝仁柔之過

文帝仁柔之過

文帝仁柔之過

綱漢文帝二年

王敖見上卷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震○懷及貫

高事發見上卷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見上

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惠惠○恨即自

殺吏奉捧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治江南揚

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

以為不彊爭諍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

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

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

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見上稱制擬於天子袁盎

劉長
鐵椎
宜哉

治亂得失
一切反理
詭道倒言
而逆說之
欺惑世主
使淪於危
亡其罪豈
特誹謗之
比其為妖
也不亦大
乎噫文帝
除此令其
享國長世

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綱夏五月匈奴入寇

帝如甘泉官名在西安府淳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

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

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書內書反矣不書討何

矣少負目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見上大臣許以趙

王章以梁王興居章弟帝聞其初欲立齊王見上故絀

黜其功割齊二郡濟城陽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

頗快快聞帝幸太原今山西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

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綱以張釋之為廷

以張
釋之

尉

尉

尉。目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去聲。陞也。袁盎薦之

為謁者。掌贊贊受。事之官。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毋甚高

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

者僕射。夜。百官志。謁者僕射。從行。從上。登虎圈。上

聲。圈。養獸閉也。虎圈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苑中。上問上林尉諸禽獸

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虎圈者。掌聽訟於從旁代尉對甚悉。

欲以觀貫示也。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

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

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

熊勿軒曰。愚謂利口者便佞。給顯倒是非。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若夫諧曉。

張釋之

故事數奏。詳明有國之美才也。安可存為利口而舍之哉。言及之。而何有於從風。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嗚呼。嚴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々以不知見棄。孰謂知而棄。

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甜入聲。多言貌。利口捷給哉。

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順從也。

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

召使參乘。見十六卷六。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

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頃之。太子與梁王。見

三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釋之追止

之。劾核也。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

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

之。拜為中大夫。是歲為廷尉。上行出中涓橋。中涓橋有

可益少口。漢文帝。二六。

乎蓋夫之不拜賈誼之見陳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皇造以渡渭南離宮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西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里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名晉櫟陽見上卷十二茂陵見十三卷二十六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祝廷尉釋之奏犯蹕見上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其不壹傾一傾平天下用法皆為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座前玉環得下廷

廷尉天下之平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殺人曰棄市王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恭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見上卷末一杯哀○手土不敢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為譬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龜山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日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仇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綱乙丑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目

卷二十七

以晉揚龜山曰
誣為賈誼以少
長沙王太傅
王太傅
頗見識拔

若好書博聞尤遠歲○律 候氣之管見 歷 算數也所
日時綱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上召河東今山
分數綱陽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
府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
留邸見上。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
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
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平而召臣。以
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
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爾。綱以賈誼為
長沙王太傅。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

前

慨然遂以
身任天下
而絳灌之
徒出於織
簿敗繒之
武夫先王
之典章文
物彼鳥足
與議哉高
帝所與平
天下定法
令文皆具
身親見之
也。誼以疎
遜晚進之
人欲一日
悉更秦之
彼其心豈

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
用其議。以為長沙見上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
見上方。受釐同禱○祭。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
也。綱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法既而赦之何
綱周勃既就國。見上每河東守郡尉。行巡察也。縣
至絳。見上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
告勃欲反。下廷尉逮。見上卷治。薄太后謂帝曰。絳侯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七

漢文帝

能愍然耶
此護愛之
所由起也

周勃 趙雪航曰
知獄 漢高帝每
史之 以偽詐掩
貴 襲諸侯而

地震

禽之勃因
此懼故被

甲執兵見
其守尉亦

可謂之愚

文帝也若果守

有異尉奉詔來

無應禽亦敢被

四銖甲執兵以

錢拒命乎及

始誅諸呂。綰繫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

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

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綱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致堂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
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為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
泥而不通。盡以為氣數適然。則古人脩德正事
反災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為天下主。父天母
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祇栗恐懼。思所
以平格不當。指為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
時。雖有此異。然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
人。此其所以異。然帝方躬脩德化。節用愛
錢除盜鑄令。目初秦用半兩

綱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目初秦用半兩

奏錢

人上書告

其欲反下

廷尉捕治

之向使呂

后若存必

夷族矣幸

賴薄太后

之賢孝文

仁厚而得

復國全其

身家幸而

免耳

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蒺 劫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
見上 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上

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

雜以鉛鐵者其罪黥。刑在面。然鑄錢非殺同雜為巧

則不可得贏。盈。餘。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

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錢之勢。各隱

屏身。跡。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勢不止。不如收之。收銅於官。賈山亦諫。以為錢者

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

賈山 諫除 盜鑄 今

漢文帝 二九

文帝

史記文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必文

銅山

在嚴道縣北

使鑄錢吳王濞

見上卷二七

有豫章浙江湖

帝曰能富

州府長

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

招致天下亡命

見二十六卷二九者以

也何謂

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於民而國用饒足以

乎於是賜

是吳鄧錢布天下

綱徙代王武為淮陽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王

錢鄧通蜀嚴

道銅山得

綱丁卯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綱淮南王長謀反廢徙

蜀道死

綱淮南王長

見上卷二四謀反事覺召至長安赦徙

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

見同上弗為聲置嚴傳

淮南

諫從

袁盎

處蜀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

見同上

弗為聲置嚴傳

見同上

弗為聲置嚴傳

見同上

弗為聲置嚴傳

以賈

史記河南

太傅

通諸子百

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

博古是時

賈生年二

十餘最為

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

先生不能

言賈生盡

為之對人

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

不食死上聞哭甚悲謚曰厲王綱以賈誼為梁王

二太傅目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

一言諸侯強大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奉蠻夷輕

反側難制可為流涕者三一言服用奢僭二言俗吏不

大患可為長大息者六知大體三言經制不定四言

當輔導太子五言當審定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

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指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

綱嚴易知泉

漢文帝

三十一

斧 芒刃

牛 垣解

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

國固必相疑之勢。立國險固，諸侯強大，則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齊悼惠王子，今吳又見告矣。吳王濞不告之，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寬、髀、彼、股、骨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也，以芒刃臣以為不

王世貞曰：史蓋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存，洛陽賈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詳，吳公所治平狀至併，其名失之，甚哉其博，於史也賈誼號漢名大夫著述，不必奈何，弁髦吳公而棄遺之。

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也。幼君天下之上而安植也，遺腹君未朝委裘，以君所服之裘臣之，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腫一脛，聲去之大幾如要，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見上卷，不能為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

令史靡述
甚哉買氏
之薄也

方倒懸。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情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徒○楚人謂虎為菟。○於音烏。翫玩同。細娛魚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去聲皁黑綈厚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視其頰。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喘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三十一

班固贊曰
劉向賈誼
言三代興
秦治亂之
意其論甚
美通達國
體雖古之
伊管未能
遠過也使
時見用功
化必盛為
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
追視孝文
玄默躬行
以移風俗
誼之所陳
果施行矣

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見六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問家貧子壯則出贅附○贅壻也。男婦姑不相說悅則反翻唇而相稽相與計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

綱鑑易知錄

漢文帝

三十一

及欲改定
制度以漢
為主德色
尚黃數用
五文欲試
屬國施五
餌三衣以
擊單于其
術已疏矣
誼以天年
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
為不遇也

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爾夫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
也管子仲著書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為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法
也管子仲著書管子仲著書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雌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
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舟楫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

揚龜山曰
漢之儒者
若賈誼用
力亦勤矣
其文宏妙
殆非後儒
能造其域
然替其道
學淵源論
篤者終莫
之與也故
程子曰誼
之言曰非
有孔子墨
翟之賢孔
與墨之一

覆福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
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始
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現之南郊以太子見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
提有識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明孝仁禮義以道
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
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

言其識未
矣其亦不
善學矣

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鼻之刑。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石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然背似草而滑澤。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張南軒曰
賈生英俊
之才。若董
相則知學
者也。治安
之策。可謂
通達當世
之務。然未
免有激發
暴露之氣。
其才則然
也。天人之
對雖若緩
而不切。然
反復誦味
淵源純粹
蓋有餘意
以其自學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

問漢書中
來也讀其
奏篇則二
子氣象如
在目中而
其平生出
處語默亦
可驗於是
矣以武帝
好大喜功
多欲之心
使其所仲
舒之言則
天下蒙其
福矣孰謂
緩而不切
也耶

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
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
臣如陛。衆庶如地。此言高卑有等級也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此言陛高堂亦
高陛卑堂亦卑
也。廉堂
隅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
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

丁南湖曰
賈誼之所
以盛名終
身者有三
遇賢君也
雖過賢君
不獲行其
術也雖欲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
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新不加
於枕冠。雖敝不以苴疽也。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夫
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繫縶同絀音肩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小
吏冒利罵而榜邦笞之榜亦笞也。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古者大臣有坐去不廉而廢者。曰箠撫箠葵不飾箠

終行其術 又不獲以 壽待也 三者人皆 以為誼惜 而余獨為 誼幸何也 其年以文 敏其進取 銳皆與柳 宗元同宗 元與許孟 容書則自 擬之日賈 生斥逐復 召宣室蓋 取其態相 似也向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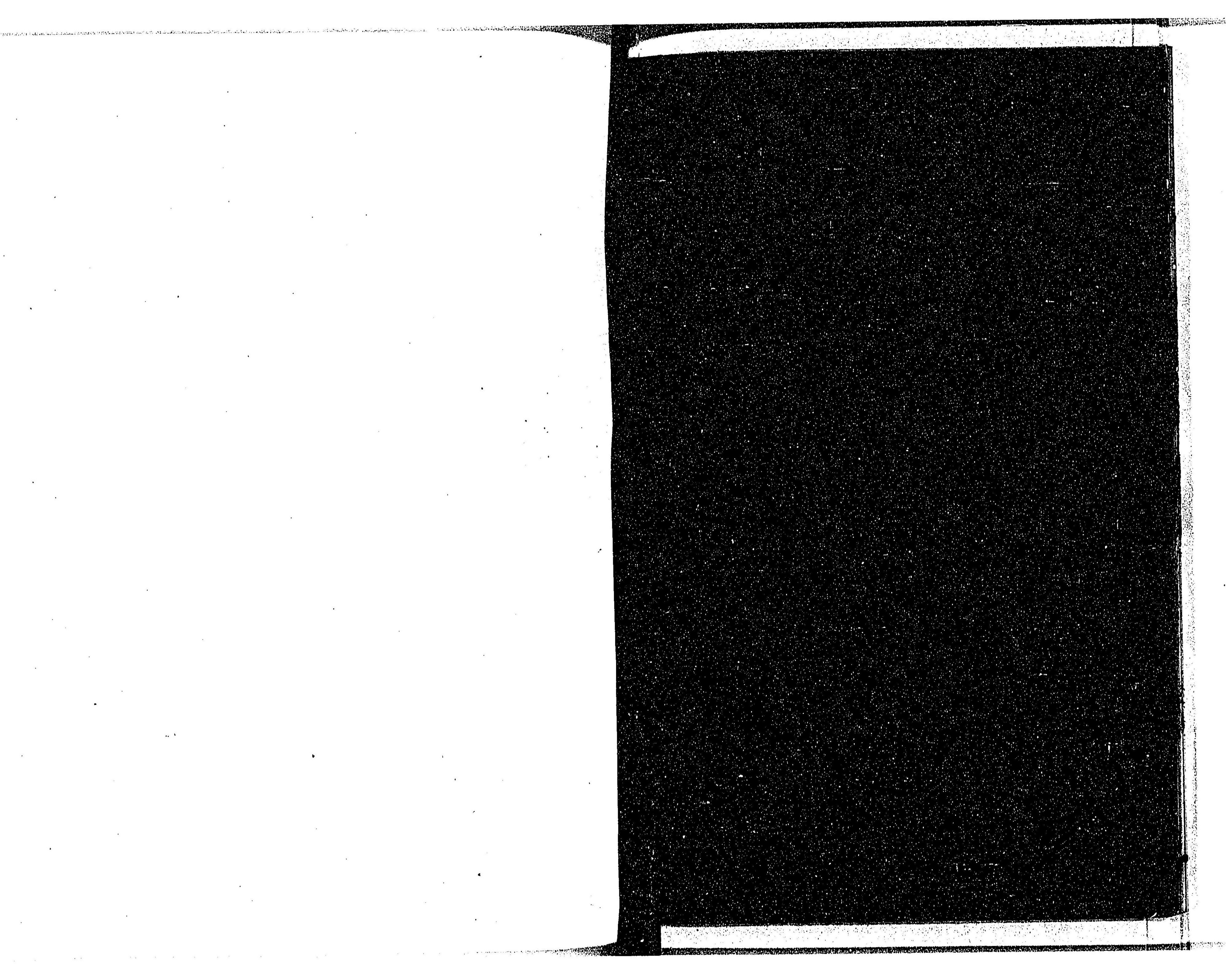
皆禮器飾 坐汗穢淫亂者 白帷薄箔不脩薄簾也卿大夫帷土 以簾所以 坐罷 疲軟不勝 升任者白下官不職見三句 戴禮及 家語 故貴大臣定有鼻罪本字 矣猶未斥然正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其在太譴也責大何問也 之 域者則白冠釐離○犀牛纓喪服用釐為 盤水加劍 凡殺牲以盤水取 造請室請鼻之室 而請鼻爾不執縛繫 引而行也其中有中鼻者聞命而自弛廢也自廢而死 上不使 人頸盤戾而加也 使人以綬加於頸言不 其有大罪者北 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卒 抑而刑之也掉持頭髮

誼不遇文 帝之賢而 遇任文之 黨以煽之 則彼之挾 其以務其 敏而乘其 銳也能不 如柳州乎 其欲聲者 舊吏法度 與王安石 同安石作 懷王墜馬 曾傳必悲 之詩蓋憐 其術相契 也抑按 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 禮故羣臣自喜喜去聲○好嬰加以廉恥故人矜節 行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言何所喪失而不為此投鼠忌器 故曰可為長 大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 罪皆自殺不受刑

養心吳氏曰按誼傳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 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王安石詩

日懷王自墜馬賈傳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
 苟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
 絳灌復何如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
 生特父之不能足骨肉哉賈生洛陽之臣相得之分
 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之新亦已難矣為
 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
 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惟吾之所欲為安有立
 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其後卒以自傷哭泣
 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
 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東萊先生謂
 合王蘇二說觀之則生之醇疵可見矣

冠
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十一



150
55
24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五 冊	二 四 號	四 六 架	三 二 函	漢 書 門 類
-------------	-------------	-------------	-------------	------------------